

# 大長今

대장금

3



畅销文库

# 大長今

대장금

编剧◎[韩]金荣炫 原著◎[韩]柳敏珠 翻译◎薛舟 徐丽红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 - 2005 - 2438

DAE ZANG GUEM by KIM YONG HYUN

Copyright © 2003 by UnHaengNaMoo Publishing co.

Simple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5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with arrangement of ERICYANG AGENCY, KOREA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长今/(韩)柳敏珠著;薛舟,徐丽红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

ISBN 7 - 02 - 004958 - 3

I.大... II.①柳...②薛...③徐... III.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29943号

责任编辑:刘乔 特约策划:蔺瑶 封面设计:高静芳

大 长 今

DA CHANG JIN

[韩]柳敏珠著 薛舟 徐丽红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67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16开 印张29.5 插页2

2005年5月北京第1版 2005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30 000 - 50 000

ISBN 7 - 02 - 004958 - 3

定价48.00元

第一章	梦	· 1
第二章	顺	· 33
第三章	好	· 57
第四章	罚	· 79
第五章	宫	· 105
第六章	缘	· 129
第七章	情	· 155

第八章	姮娥	· 171
第九章	阴谋	· 193
第十章	丧失	· 222
第十一章	微笑	· 241
第十二章	胜负	· 264
第十三章	离别	· 288
第十四章	重逢	· 308

第十五章	无花果	· 323
第十六章	处方笺	· 344
第十七章	内医女	· 367
第十八章	传染病	· 390
第十九章	再阐明	· 420
第二十章	主治医	· 441
第二十一章	大长今	· 462

脱弦之箭御风疾飞，气势逼人。惊心动魄的利箭插进靶心稍偏的位置，噌棱棱一阵激颤，便凝固不动了。

射箭之人正是莽石，见此情景，他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不等收拾起失望的表情，他匆忙观察起了排列在右边的士兵们。所有的人都是满脸的尴尬和惊诧。

与此同时，列队在左边的士兵爆发出高亢的欢呼声。一位年轻的军官神色紧张，站在莽石刚才的位置上拉满了弓。

“喂，天寿！一定要射出水平来啊！”

“千万不要忘了，今天晚上的酒肉就全靠你了。”

天寿注视靶心，眼睛里充满了紧张，但他好像并不急躁。只见他沉着地咽了口唾沫，射出了早已迫不及待的利箭。箭去如虹，直奔靶心。刹那间，空旷的靶场陷入了更为空旷的沉默。为了确定中靶的位置，天寿眯起眼睛仔细观察。就在这时——

“中了！”

“胜利了！”

左边的士兵高举双手，蜂拥而上。直到此时，天寿脸上的紧张方才渐渐退却，迈步向靶子走去。

“太棒了，天寿！托你的福，今天晚上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。”

“今晚上一醉方休！”

士兵们热烈地拍打着天寿的后背，天寿却拨开人群走向箭靶。近前一看，他发现插在靶子上的只有箭头，而箭杆却孤独地躺在地上。天寿不由得大吃

一惊，但他很快也就镇定下来，暗想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。等他伸手捡起落在地上的箭杆，身体却在突然之间变得僵硬了。整个右手血肉模糊。他满腹狐疑地端详着弓箭，却看见刚才还绷紧的弦无力地断了。

天寿惊慌失措，转身去看自己的同伴们。他的脸立刻就变成了土灰色。同伴们正齐刷刷地举起箭来，瞄准天寿的胸膛。莽石也混杂在人群中，正狡猾地冲他眨着眼睛。

瞄准天寿的军官们缓缓地缩短着与天寿之间的距离。天寿条件反射般地想要后退，无奈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。天寿僵住了，双腿动弹不得。他想拔腿躲避，而军官们已经紧贴到了他的眼前。“赶快停止这种可怕的玩笑！”他很想厉喝一声，不料连嘴也张不开了。

他们不是开玩笑。为防万一，莽石拉满了弓。这时候，士兵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射出了手中的箭。流矢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天寿无可奈何，只有胡乱摆动着满是鲜血的双手。

“啊，不要啊，不要！”

天寿以为自己终于张开了嘴，却发现眼前豁然开朗。

“难道我是在做梦？”

晨曦穿过门缝，射进了房间。

身体下面潮湿一片。天寿擦了把冷汗，低头去看自己的手心，没有血迹。

“原来真是做梦。”

虽说手上并没有丝毫血迹，然而梦中受伤的部位却火辣辣地疼。真是奇怪。

站成两列的命令一下，原本聚拢在一块的军官们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四散开去。

“明明知道会输，怎么还要比赛？”

表面上是自言自语，听语气却分明是想让对方听见。天寿再三打量着磨蹭不动的莽石，尽管是个噩梦，然而莽石手握弓箭面带狰狞笑容的目光却浮现在他的眼前，栩栩如生。

“喂，天寿，今天该轮到我们的红军胜利了。”

天寿埋头在纷乱如麻的思绪中，没有听见莽石说话。

“喂，天寿，我跟你说话呢！”

## 2. 大结局

“嗯？”

“你这人，怎么大清早就没精打采的？莫不是昨天晚上用力过猛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

“那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？”

“你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看你看，把我说的话都当耳旁风了！我要你比赛的时候不要太卖力。每次输给蓝军，副将都是凶神恶煞，好像要把我们活活吃掉，吓死人了！”

“比赛总要决出胜负，这有什么办法？谁都要靠实力取胜。”

“行了，你这家伙！说话这么难听，哈哈。”

莽石夸张地笑了，说完便回到了红军的队伍。

“难道这次比赛我会碰上困难？”

望着莽石的背影，天寿暗自思忖。为什么昨天夜里会做那么可怕的梦呢。这不过是内禁卫士兵之间的规模极小的赌博而已，与其说是射箭比赛，其实更接近于游戏。

“喂，徐天寿！你怎么了，刚才就看见你魂不守舍？”

从事官<sup>①</sup>的催促声惊醒了沉思中的天寿，他这才从紧紧攫住内心的噩梦中摆脱出来。

内禁卫是君王身边担当护卫职责的部队，在朝鲜时代所有的军队中待遇最高。从世宗时代开始，内禁卫士兵全部来自五品以下义官<sup>②</sup>的子弟，几乎个个文武双全且容貌英俊。士兵们自感地位殊拔，言谈举止不免流露着自负。

靶场上清风徐徐。莽石走出了右侧的红军队伍，老远就能清楚地看见他脸上的紧张神色。

从事官举起令旗，莽石竭尽全力拉满了弓。箭矢应声飞出，落在了稍微偏离靶心的位置。红军士兵遗憾地连连叹息。

天寿突然想起刚刚忘却的梦。为什么偏偏就是梦中的位置呢。天寿有些害怕了。他迈步上前，脚下是从未有过的沉重。

蓝军呐喊助威的声音响彻耳畔，天寿刚一瞄准就把箭射了出去。浮现在

① 朝鲜时代的临时官职。——译者注

② 朝鲜后期隶属于中枢院的官职。——译者注

天寿脑海中的念头无关胜负，他只希望这个瞬间快些过去。

“中了！”

“胜利了！”

天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似是而非地瞄准，漫不经心地放箭，竟然正好命中靶心，不偏不倚。他的眼睛首先去寻找插在靶子上的箭杆。从远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箭杆安然无恙，正插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。天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天寿来到靶前，伸手正想拔箭，竟不料箭杆无力地掉在了地上。天寿缓缓抬起颤抖的双手，顿感眼前一片漆黑。手心里竟然满是鲜血！

“哎呀，天寿，你的手怎么了？”

“天啊，他的手上流血了！”

蓝军士兵蜂拥过来，把天寿团团围住。他茫然若失地望着润湿了地面的血滴，感觉方才宛如一场大梦。

“你们都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止血？”

身后传来的分明是莽石的声音。

这时，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了靶场，看衣着穿戴好像是承政院的使令<sup>①</sup>。男人走到从事官身旁耳语一番，然后两人就消失在大本营的遮篷之中了。

“承政院使令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”

莽石一边举起天寿的胳膊忙着止血，一边望着大本营的方向喃喃自语。

“看上去不像什么好事……”

天寿也在自言自语，心里纳闷承政院使令怎么来到了靶场。

“说的是啊，看他行色匆匆的样子，就知道没什么好事了。”

不大一会儿，从事官推开遮篷走了出来。他神情悲壮地逐一打量着散乱的官兵。他眼珠迅速转动，最后落在天寿的脸上。

“徐天寿！”

蓦地，天寿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。

“还有李莽石！”

“到！”

<sup>①</sup>官厅、军营里当差的人。——译者注



“赶紧准备准备，跟我来。”

来不及问清缘由，从事官已经催促他们上路了。

“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啊，难道跟昨天夜里的噩梦有关？”

嘴上这么说，莽石还是毫不犹豫地跟从事官走了。

八月的某个正午，山路上幽暗而阴沉。路边盛开的白色狼尾花随风摇曳。内禁卫从事官骑马开道，紧随其后的是刑房承旨<sup>①</sup>李世佐、义禁府<sup>②</sup>都使、史官、军官和士兵。所有人都是面色阴郁。

“令监<sup>③</sup>大人！”

山路上只有马蹄声，从事官低沉的嗓音打破了长久的沉默，但是李世佐却眼望前方不做回答。

“令监大人！”

“她不是被流放，只是圈禁而已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她只不过是圈禁的时候出了趟门，难道这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再说了，她为什么出门，不就是想远远地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吗？”

从事官拼命解释，李世佐始终闷闷不语，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，只有眼皮是活动的，偶尔合上然后再慢慢翻上去。

“闷死我了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，令监大人。”

“这是圣旨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她可是元子<sup>④</sup>的亲生母亲啊。等到元子即位时……”

“不必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听到元子这两个字，李世佐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，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从事官。一阵棕耳鹑的鸣叫声传来，又凄凉地散去，带走了李世佐的话语。

天寿和莽石的身影也夹杂在队伍中间。他们两个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红

① 朝鲜时代的五品官职，负责礼仪、接待等事宜。——译者注

② 朝鲜时代的司法机关。——译者注

③ 朝鲜时代对从二品和正三品官员的称呼。——译者注

④ 王长子，在未册封为世子之前称为元子。——译者注

包袱走在前面，书吏、官员、内禁卫甲士跟在他们身后。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。

郁郁葱葱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鸡鹁的叫声。此时此刻，天寿盼望自己能像鸡鹁一样放声痛哭。昨天夜里的噩梦，难道就是今天的预兆吗？

“要不要来一杯？”

莽石从怀中掏出一瓶酒来，对着天寿窃窃私语。莽石大概已经喝过酒了，一股酒气扑面而来。天寿用力摇了摇头。

“喝一口吧！你这么清醒，怎么去面对那样的场面呢？”

天寿不停地摇头。趁官员们不注意，莽石又咽下了一口酒。

从事官还在前面殷切地劝说着李世佐。

“在圈禁状态下出一次门就要赐死？这样的处罚未免也太严重了！”

“哼，你这人！那你想怎么样？难道让我抗旨不成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死也是死，将来死也是死。元子即位之日，就是令监大人和我被砍头之时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”

“她确实是个可怜的女人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难道要我抗旨？”

李世佐态度坚决。话都说到这个分儿上，从事官也只好缄口不语了。

一行人走过山路，在一座桥前停了下来。这座桥与废后娘家的村庄相连。李世佐心事重重地过桥进村，脸上的表情无比凝重，甚至带着几分悲壮。

“走！”

李世佐命令一下，从事官立刻从袖子里掏出一件东西。一把小锥子。趁着周围的人不注意，他用锥子迅速刺向坐骑的臀部。马头猛然蹶起，从事官颓然栽落在地。

“呃——啊！”

从事官的惨叫声悲痛至极。天寿就站在他的身后，这时候赶紧放下手上的包袱跑上前去。莽石好不容易才控制住那匹疯了似的奔马。李世佐下马过来，忧心忡忡地问道。

“你呀你，没事吧？”

“呃！呃啊！”

从事官双手紧握脚踝，没命地连连呻吟。

“你给他看看！”

李世佐命令道。天寿过来，刚刚碰到从事官的脚踝，他就拼命惨叫起来。

“呃啊！天啊！我要死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好像是脚踝崴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不……不好意思，令监大人，马突然……”

从事官咬紧牙关努力解释，李世佐默默不语。这时，莽石突然插了一句。

“嘿嘿，连马都疯了似地跑开，看来它也不愿去那儿。哈哈……”

一路走来，莽石几乎喝光了整整一瓶酒，满嘴都是酒气，他无聊地大笑不止。李世佐皱紧了眉头。

“你嘴里怎么有酒味？”

李世佐冷若冰霜地说道。莽石立刻扑倒在地。

“令……令监大人，小的该死。”

“执行圣旨的人竟敢如此不忠？”

“请您……请您处死小人吧。”

“就算立即把你杀死也难消我心头之恨，不过现在我还没时间处置你，就算你命大吧。从事官怎么样了？可以走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从事官回话倒是很痛快，却没有马上站起身来。等到好容易站起来了，却又尖叫一声倒了下去。

“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。”

“是，令监大人。就算是找个人搀着，我也一定要奉旨办差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这个样子还奉什么旨啊？”

“哦，不，我能行！”

“不行！来人哪！”

李世佐冷如冰霜的目光转向了莽石。

“在，令监大人！”

“你的罪过我们秋后再算，先送从事官去医院。”

“遵……遵命。”

李世佐二话没说上马便走。莽石略有犹豫，也背起了从事官。天寿事不

关己的样子，从头到尾都在旁边看热闹。

“要晚了，立刻出发！”

李世佐猛提缰绳一声断喝。天寿拿过莽石的东西一并抱在胸前，紧紧跟在队伍后面。莽石朝天寿吐了吐舌头。从事官的脸上流露出安然的神色。

“废后尹氏生性凶险，贪恣暴虐，作恶多端，罪孽累累。念其身为元子生母，格外开恩，忧柔日久，未能及早处置，不料竟致国事纷扰，以至于斯。着即于八月十六日，赐死于家中。”

宣读圣旨时，李世佐的嗓音分明是在颤抖。废后身穿素服，俯首坐在赐药瓶前，她的神情看上去是那么坦然。

“我要面见殿下。”

尹氏的声音十分低沉，但是很坚决。

“如果是殿下亲手赐我毒药，我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服下。把殿下请来！”

“戴罪之人，岂敢放肆？这是圣旨！”

“不可能！殿下怎么会要我死呢……这不可能！殿下绝对不会让我那年幼的元子伤心的，我是母亲啊，我赤脚跑出去看一眼元子，难道这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吗？殿下不会因此就赐我毒药的，肯定是奸臣企图谋害元子。快把殿下请到这里来！”

“罪人不得无礼，不许侮辱殿下！”

“你这混账！竟敢……”

“罪人，赶快遵旨服药！”

“不行！见到殿下之前，我绝不服药！”

“闭嘴！你已经身为废后，竟然奢望见到至尊的大王殿下！”

“我是继承王室血统的元子的亲生母亲！”

听到这里，李世佐的态度愈加坚定起来。

“把元子带来！”

“不行。来人哪！给罪人喂药！”

“你们……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死，那就把元子带来！我要当着元子的面领受赐死药。”

“磨蹭什么？还不赶快给罪人喂药？”

废后盛气凌人，李世佐冷若冰霜，天寿夹在中间，感到左右为难，愣在当地汗水涔涔直流。最先采取行动的还是内禁卫的甲士们，他们正缓缓缩短着与废后之间的距离。天寿万般无奈，也只好违心地迈出了沉重的脚步。

“你们这群混账！还不赶快给我退下？”

听见废后怒气冲冲的声音，天寿停下了脚步。就在这时，李世佐也大声呵斥，“还不赶快给她灌药？难道你们想抗旨不遵吗？”

天寿紧闭双眼，感到头脑中一阵眩晕。当他再度睁开眼睛，天寿努力不往废后那边看，只是不停地催促甲士们。

“把罪人牢牢按住！”

还没等走出几步，甲士们就被废后的声音震慑住了。

“站住！还不赶快给我站住？”

“你们中间谁敢违抗圣旨，统统处死！”

再也无路可退了，天寿只希望这场噩梦能够尽快结束。

“退下！退下！退下！”

废后咬紧牙关，字字句句无比艰难地吐着言语。当天寿走到废后面前伸出双手时，她的脸上终于现出绝望的神色。

“别碰我！我……我是这个国家的国母。我自己喝！”

八月的艳阳让人窒息，此时此刻正无情地照射着围观者的头顶。围墙外面的榉树上，知了在齐声嘶鸣。

废后尹氏缓缓举起盛有赐死药的药碗。直到这时，一直在旁边默默流泪的母亲申氏才向她跑过来。

“王后娘娘！”

迷迷糊糊中的天寿以整个身体挡住了跑来的申氏。申氏在天寿胸前苦苦挣扎。

“不要，不要啊！王后娘娘！”

废后凝视着哭喊的母亲，目光渐渐移向远方。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，难道是在寻找元子所在的宫殿吗？

“元子啊！你一定要继承王位，为母亲报这血海深仇！”

凝结在眼眶的泪水仿佛马上就要滴落下来，然而就在转瞬之间，废后把碗里的毒药一饮而尽。当药碗滚落在地时，申氏挣脱天寿的阻挡冲

上前去。

暗红的鲜血流出了废后尹氏的嘴角。

“王后娘娘……”

年迈的母亲束手无策，只能眼睁睁望着女儿走向死亡，她的哭声哀绝之极，令人扼腕叹息。吐血的人是废后，可是废后母亲那哀肠九转的哭喊声中仿佛也有鲜血在流淌。

临近断气前的最后时刻，废后以仅存的气息和浑身的力量取出一件汗衫，一件绸缎汗衫。喷涌而出的鲜血霎那间染红了汗衫。

“告诉元子……告诉元子……把这些人的恶毒和霸道……一定……一定要……告诉……元子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废后好像已经咽气了。然而就在最后一瞬，她又勉强撑起了快要合上的眼皮，恶狠狠地瞪着天寿。

“你们今天所犯的罪行……总有一天……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……”

这诅咒是废后尹氏最后的遗言。呼吸已经停止了，但她仍然不肯合上双眼。死人的双眼直直地盯住天寿，这样的凝视比死者生前更为犀利。天寿汗如雨下，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鸡皮疙瘩。

申氏帮助女儿合上双眼，放声痛哭。夏日的正午，连知了都懒得鸣叫了，是老人的哭声撕破了正午的寂静。天寿不忍心看这凄惨的一幕，转移视线向着远方的天空，而天空也蔚蓝得让人悲伤。

树叶摇曳的声音飘洒在夜风里，从未有过的深邃的凄凉。尽管这条山路每天早晚都要两次经过，如今却有种初来乍到的陌生感。天寿不停地回头张望。月光映照下的松叶宛如废后无力伸出的手，正在悲切地招呼天寿。才只三杯烧酒，就让天寿的身体颤抖不已了。红角鸮在蒙栎树梢上尖叫。这样的夜晚，就连自己的呼吸都是那么恐怖。

天寿逐渐加快了脚步。树叶随风摇曳的声音仿佛是废后的呜咽。脑海里一旦浮现出这样的恐怖念头，恐怖感便一刻不停地追随着在身边，紧紧抓住他的后脑勺不放。天寿几乎跑了起来，边跑边频繁地回头看。月光下轻轻摇摆的树叶就像废后凌乱披散的头发。

天寿拼命地向前奔跑。等他再回头看时，后面齐根斩断的树木正披头散

发追赶而来。天寿早已是魂飞魄散，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跑出了路边。天寿跑啊跑啊，突然间一脚踩在树叶上，滑落到山下了。

睁开眼睛时，天寿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山洞里，身边传来滴水声。听见滴水声，天寿感觉自己已经神志清醒了，就想努力坐起来，最后还是放弃了。也不知道哪里受了伤，手臂竟然伸展不开。

“你醒了吗？”

起先，天寿以为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。然而，煤油灯下盘腿而坐的轮廓分明是个人。当他逐渐适应灯光，也就看清了坐在那里的是一位身穿道袍的老者，一位非同寻常的老者。

“你的手臂受伤了，短期之内可能行动不太方便。”

“我好像是从山坡上一脚踩空了……这么说是道长您……”

“先把这药吃下去吧。”

床前放着一碗药。天寿使出吃奶的劲好不容易坐起身来。药有些苦，苦中又略带一丝甜味。

“谢谢，您的大恩大德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……”

老人双眼紧闭，纹丝不动。

“请您告诉我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前辈！晚辈就此告别了。从这里出去的路……”

“看起来你也不像害人之人，可是虎口上怎么有血气呢？”

天寿大惊失色，连忙对着老者仔细端详。老者仍然闭着眼睛，天寿实在读不懂老者的内心。

“您，您说什么……”

“命途多舛啊……你这辈子跟女人的冤仇深之又深啊。”

“前辈！哦，道长！我的命运怎么了，何以见得我命途多舛？”老人这才睁开紧闭的眼睛，目光炯炯有神。

“三个女人把握你的命运。”

“三个女人？”

“第一个女人，你想杀她，但她却死不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会杀女人？”

“第二个女人，你救了她，她却因你而死。”

天寿听到这里，顿时哑口无言。

“第三个女人，她杀死你，却救了更多的人。”

听说自己会被人杀死，天寿异常惊讶。

“这真是我的命运吗？那我该怎样做，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道长！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

“躲避才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
“怎样才能避开那些女人呢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？”

天寿又一次张口结舌。

“我已经见过并将她杀害的女人，那不就是废后尹氏吗？”

天寿毛骨悚然，感觉后背上冷汗直冒。

“那不是我的本意。”

“所以说嘛，你的命运注定不幸。”

“道长！只要我能避开第三个女人，不就可以活下来吗？我该怎样做才能避开这第三个女人呢？”

“其实不然，你只要避开第二个女人就行了。”

“第二个女人？那就请您告诉我避开第二个女人的方法吧。”

老者站在那里缄口不语。

“道长！”

天寿连声呼唤，而老者却始终不肯开口。天寿注视着老者，心中备感失望，当他决定放弃时，却看见老者拿来笔墨，在纸上写着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老者将一挥而就的三张纸抛向天寿。天寿慌忙接住，急匆匆地打开来看，三张纸上分别写着“姪”、“顺”、“好”三个字。

“这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天寿抬头去看，然而老者方才坐过的地方只剩下阴森森的冷风。天寿忘了疼痛，连忙跑了出去。

“道长！道长！”

急切的声音变成了回声，返回来响彻在天寿耳畔。老者消失得无影无踪，



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“‘姪’字表示轻佻，‘顺’字表示温顺，而‘好’的意思就是美好，这些字代表的都是女人吗？”

“有什么含义吗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轻佻的女子，温顺的女子，美好的女子……仅凭这些还无法得知含义，依贫僧之见，只好拆字了。”

“拆字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太祖建国前夕，民间广为流传‘木子得国’的故事，施主可否知道？”

“大师，我越来越糊涂了，您说的怎么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……”

“木和子，结合起来是什么字？”

“是‘李’字啊。”

“对。所谓‘木子得国’，说的就是姓李的人统治国家。就像这样，如果表面看不出内在的奥妙，那就只能拆字了。‘姪’字是由‘女’和‘今’组成的，拆开来看，就是你今天遇见的女人。施主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些字的呢？”

“昨天。”

“昨天有没有遇见什么特别的女人？”

天寿眼前一片漆黑。

“难道废后尹氏就是第一个女人？”

天寿脸上血色顿失。

“看你脸色苍白，就知道的确存在这样的女人了。”

“大师，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另外两个字。”

“依贫僧之见，‘顺’字左边的‘川’表示水，右边的‘页’表示头，其奥妙也许就在于这两个字吧。”

“表示水的川，表示头的页……”

“至于‘好’字嘛，则跟女儿的‘女’、儿子的‘子’密切相关。”

“女儿的女、儿子的子……我不明白，真的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跟女儿的女和儿子的子相关呢？”

“贫僧无能，不过是略为拆拆字而已。”

“既然大师都弄不明白，我又怎么能懂呢？”